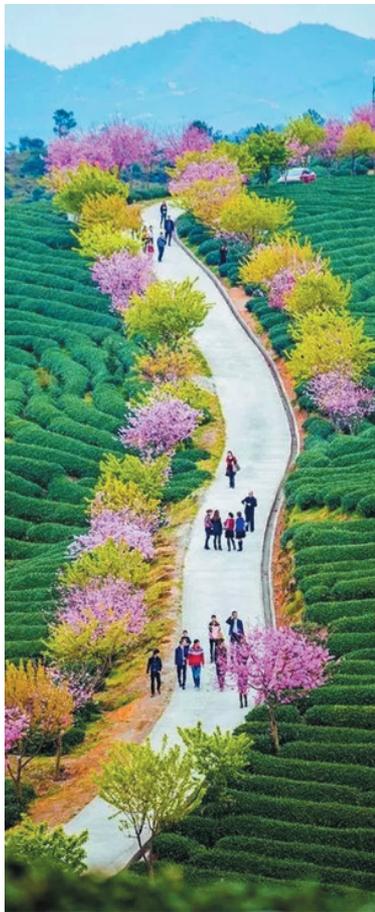


**招合租** 市政府东邮电小区纯一层门市  
86平方米。电话:16630784477 马女士



2018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民间文化的职业搜集者,或者一个半吊子文人,我在那个结构松散待遇优渥的文化机构已经待了快十年啦。在这浑浑噩噩的十年里,我如愿以偿地挖掘着城市的历史,不厌其烦地搜集整理隐秘于民间的众多文化符号,然后以部门的名义陆续出版了诸如《明清笺稿遗存》《清园文丛》《次溪公年谱》等七八册文献资料,好像还有两本涉及民俗的小册子。也正是它们的存在,保证了我在这个单位里的位置不被覬覦,虽然我的人际关系和我的长相一样糟糕。我的部门领导是个更年期提前的小白胖子,总觉着自己应该属于白领丽人文化精英范畴,老惦记着风韵犹存,浑身上下挂满电子设备。长期以来她就跟我不对付,根深蒂固地认为我是一个颓废的人,一个毫无情趣的人,一个应该被时代抛弃的人,总之是个讨厌的人。如果不是从业绩方面考虑,她早把我轰

# 到处乱跑

■李凤在

跑了。因此,这个一贯性看我不顺眼的女人总是想办法让我从她眼前消失,当然是带着工作任务消失,换言之就是有多远滚多远。有时候我会主动地挑衅,千方百计地把她弄得火冒三丈,然后我就可以一溜烟地跑到我希望去的地方待上一阵。不过,我会在她们把我遗忘之前回来,我说过我是个有单位的人,体制内,活动经费像空气一样,虽然你看不见,但用的时候老有。

上半年我的生活有点乱套。春天的时候,跟我一起摸爬滚打了整整三年的女友离家出走,还学人家明星给我留言:同行半路,一别两宽。净弄些没有的。她说不是因为在她生日的时候我没有给她买iphone11,也不是因为三年前答应她的芭提雅十日游一直没兑现,更不是斜刺里杀出来的那个开着迈巴赫的家伙见天接送她上下班。她说我给你很多机会让我过得跟别人一样幸福,但是你没做到,我只好再换个人试试。我认为她在扯淡,三年前正是凭借我帮她炮制的文案让她顺利地入职那家著名的广告公司,后来多次替她操刀主笔,助她晋升部门经理。现在,这个忘恩负义的娘们儿不辞而别了,另谋高就了,见异思迁了。感情这个玩意儿有时候真不靠谱,就像当初玩命扔出去一只回旋镖,一不留神没接住,结结实实扎在自己胸口,酸爽至极。

那段时间我有点自暴自弃,在我赖以生存的出租屋附近有一条小吃街,整个夏天的晚上我几乎挨家买醉,喝了数不尽的啤酒。后来终于遭到了身体的报复,有天深夜我被突如其来的剧烈疼痛惊醒,抱着肚子辗转反侧哭爹喊娘,胆小怕事的大胖子房东一口气叫来了110、120,到医院后被强行诊断为急性胆囊炎,长期酗酒导致。天亮之后,我的朋友大昭闻讯而至,带着我做了B超和CT,后来他告诉我胆囊里有结石,要做微创。

大昭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意外认识的,开着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经营范围很广,按大昭的说法就是除了违法的,剩下的只要是跟文化沾边儿的他都做,在你胳膊上纹两条带鱼那也能叫做刺青文化。大昭虎背熊腰,秃顶,长相一点也不文化,可实际上人很憨厚,黑皮红心,按他的话说是充满了内在美,而且关键是气质,从头到尾的正能量。

也该着时运不济,我的微创手术很不成功。那个看上去心不在焉的医生干起活儿来果然稀松,鼓捣了半天也没能把结石顺利取出,后来干脆自作主张地连窝端了——把我的胆囊摘除了。苏醒之后我总觉着肚子里空了一块儿,像一道永远也答不上的填空题那样支棱在那里。我担心地对大昭说完了,本来我就胆小如鼠。大昭说它跟了你快四十年了,早用旧了,摘就摘了吧,以后记得忌荤腥,就像个诚实的出家人。

大昭有生意要做,自掏腰包雇了一周的护工来照顾我住院期间的吃喝拉撒,实际上三天之后我已经满世界蹒跚学步了。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小白胖子领导居然莅临病室,在医用口罩的掩护下表达了组织上的关怀。最后她说不要急于考虑工作,先把身体养好,时间自己掌握吧。别以为我会感激涕零,小胖子居高临下幸灾乐祸的表情隔着口罩我也看得见,心花怒放的她肯定认为我罪有应得。看着她扬长而去扭腰摆胯的背影,我不顾邻床的白眼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我当然没有王小波的力量和勇气,有事没事把女领导拎过来抡过去的,我没有义务,也没有兴趣,虽然我是在她治下工作听她调遣。这个十年以后还是一米六的女人,从食物链最底端的办公室接线员做起,一路风尘干到了副处,或者相当于副处,个中滋味心知肚明罄竹难书,对部下颐指气使呼三喝四也情有可原。我之所以时不时地揭竿而起,只

不过是为了挣扎出一片生存的空间,我不想韬光养晦,我只想自由呼吸。

风是自由的,但撞上南墙之后它也只得拐弯。因祸得福,属于我的漫漫长假开始啦。

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病人,出院之后我网购了一套有蓝白条纹的纯棉睡衣,穿着它在出租屋附近溜达的时候,已经有人问我并给我让座让路了。我每天带着那种细长的香烟出没,跟买早点儿的打听一下收入,关照一下露着肚脐的小姑娘早晚别着凉,花半天时间坐在发廊里跟人聊天探讨发型设计,或者倒一杯可乐,在午夜的街头看秋风乍起,躲避那些酒气熏天呼啸而过的年轻男女,感叹自己年届不惑了还一事无成。还有就是怀念一下刚刚不辞而别的爱情,祝福那个绝情的娘们儿宫外孕,暗自发誓此后牢记谁动感情谁完蛋,呼吸空气一样呼吸孤独的自由,碾碎烟头一样碾碎过往的岁月。

三十岁的时候我还认为爱情和钞票一样很重要,虽然获取的路径和难度迥然不同,不像雄狮面对着母狮和角马只需要大吼一声亮出獠牙。我想我的前女友们都会赞赏我对爱情的态度,只不过屡次争风吃醋我皆处下风,没人会喜欢一个势单力薄的失败者,一个经常落荒而逃的人。

身体恢复到无聊之后,我清理了一下手头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本地明清以来散佚在民间的金石文徵,课题略显枯燥乏味,纵使有以前的蓝本可供参考,实际操作起来却捉襟见肘谬误连连。我找出去年至今的笔记,企图按照时间纬线进行初步梳理,然后再横向扩展,斟酌缜密,以期达到全覆盖,甚至推倒重来也在所不惜。

我之所以加快工作进度主要是为了在以后的时间里玩得无牵无挂没心没肺,这与性格有关,就像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习惯干净彻底地分手之后再全身心地去拥抱下一任,不留后患,没有尾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优秀谈不上,渣男不是我。

李凤在

笔名四十不言,出版小说集《约等于爱》《边走边唱》等,现为任丘市作协副主席。

(上接第20版)

老太说,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一条狗。老太说,还有我孙子。我说,哦。老太说,那狗像是对你爸吹喇叭有意见,我孙子快拽不住了。我觉得口干舌燥,我说,您放心,我这就劝我爸。老太点点头,带着两名老头儿花团锦簇地走了。

我爸仍沉浸在喇叭的世界里,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好像全没看见。我去拽他的胳膊,他躲开我,又绕到梧桐树另一侧,我追过去,他又跑开。我们围着梧桐树转了几圈,他脚下生风,我总也赶不上。我感到公园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带着刀子,纷纷向我们掷来。

一声狗吠让我爸停下了脚步。金毛就在我爸脚下,它把全身的毛卷成一只刺猬,尾巴高高翘起,冲着我爸狂吠。我出了一身冷汗,下意识躲到树后面,探头去拉我爸。谁知我爸扎下马步,汪汪——对着金毛吹出两声同样的狗吠。金毛偏了下脑袋,再摆正,汪汪汪——我爸支起来的胳膊肘也震了三下,汪汪汪——

狗不叫了,毛塌下来,耳朵缩在脑后,尾巴折到身下,屈腿蹲在地上,嘴巴

半张,吐出鲜红的舌头冲我爸喘气。我爸站直身子,抬头,喇叭口向天,吹出一串清脆的鸟鸣,狗耳朵再度支棱起来,左右转动。喇叭口调整方向,吹出一声虎啸,几片巴掌的树叶随着喇叭声飘落,金毛一哆嗦,夹着尾巴风也似的跑掉了。

我坚决不让我爸再出门,我去上班就把他锁在家里。几天之后,我正上着班,惯常摸鱼的同事跑过来,举着手机给我看,上面正在播放一个短视频,视频里我爸对着狗吹喇叭。同事指着躲在屏幕角落里一张蜡黄的脸色,这不是你?我说,谁这么无聊?同事说,这老头儿火了,你也跟着蹭了热度。我说,那是我爸。

我淘了一台大屏二手手机,又买了手机支架、麦克风,一切就绪,我要给我爸开直播。我给我爸做了工作,他没点头,也没摇头。没摇头就是默许。我上下打量他,满脸皱纹,胡子拉碴,头发也乱糟糟的,衣服不知道穿了几年,全是褶子,这样不行。我拉着他去理了发,剃了胡子,又在商场买了两套衣服,紧身背心,上面画着骷髅头,再戴上染成金色的铜链子,整个人焕然一新。

直播间开始没几个人,我爸坐在镜头前也有些局促,他一只手握着喇叭,另一只手去扯身上的背心,背心有弹性,扯起来,一松手,又弹回去。我说,爸,咱得先预热,您吹段流行歌曲吧,吸引吸引人。我爸把喇叭含在嘴里,吹出一首《纤夫的爱》,声音软绵绵,有气无力的。我说,爸,这歌老掉牙了,《大碗宽面》您会不会?他摇摇头。我说,那就别吹歌了,还学狗叫吧,这您拿手。我爸抬头瞅着我,许久不动。我说,爸,咋了?我爸收回目光,起身,大腿蹭到身后的椅子,椅子倒了,椅背砸在瓷砖上,奏出一个响亮的音符。他提着喇叭回了卧室,我跑到门口,他关了门。一会走出来,换了之前的衣服。我有点慌,说,爸,您要干嘛?他不看我,用喇叭吹出两个字,散心。

一直等到傍晚,我爸还没回来,打他手机,关机。我担心起来,忙出去找,小区里没有,饺子馆也没有。此时太阳隐在远处一栋大厦后,只挣扎出红彤彤的光晕,街上的行人披着落日的余晖走在各自回家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那么多,可里面没有我爸。我想他已经离开了我,离开了

这座城市。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回家的车票,我被一把铁锁拒之门外,我爸并不在家,我找到我妈坟上,也没我爸的影子。我妈的坟新培了土,散发着新鲜草籽的芬芳,前些天的小嫩芽居然抽出枝条,长成了一棵小树,我爸的喇叭就挂在嫩绿的枝条上,俨然树上开出的花。我把喇叭轻轻取下来,托在手心端详,我不明白,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我爸如此痴迷呢?转动喇叭杆,我看到上面有一排小字,因久经磨砺,字迹已经有些模糊,我卷起衣襟,在那排字上擦了又擦,勉强辨认出:赠李大庆(我爸的名字),1988年3月5日。

那是我出生的前一年,我爸刚刚娶了我妈,我妈刚刚嫁给我爸。

李浩然

1983年生,作品见《故事会》《三月三》《新老年》《沧州晚报》等报刊。有短篇小说将在《北京文学》2021年第八期刊登。